

春秋國語公穀合編

十一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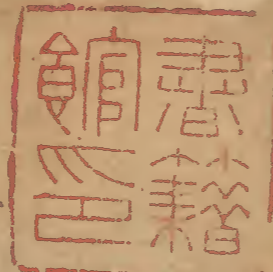
昭定哀

				漢書門
		二	九	
		一	五	
		三	九	
四	七	七	九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二	二	漢	
七	〇	書	
五	五		
函			
二	四	九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59	
冊數	4 (4)		
函號	275	14	





國語公毅合編卷十一

昭公

馮李徐肇森質可手輯

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酌即國宋

向戌衛石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軒虎即罕許

人曹人于澠即號穀梁

魯號之會楚公子圍二人執戈先焉蔡公孫歸生與

鄭罕虎見叔孫穆子穆子曰楚公子甚美不丈夫矣

抑君也鄭子皮曰有執戈之前吾惑之蔡子家曰楚

國語公毅合編卷十一

虎賁先後
王而趨舍則
守王闕在國
則守宮門放
責掌執戈盾
夾車而趨車
止則持輪副
副也

公 大國也。公子圍其令尹也。有執戈之前，不亦可乎？穆子曰：不然。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士有陪乘，告奔走也。今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有其心矣。若無其心而敢設服，以見諸侯之大夫乎？將不入矣。夫服心之文也。如龜焉，灼其中必文於外。若楚公子不為君，必死，不合諸侯矣。公子圍反，殺郟敖而代之。

羊公 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貶曷為貶？為殺世子偃師。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大夫相殺

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弑君也。今將爾詞曷為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然則曷為不於其弑焉貶？以親者弑，然後其罪惡甚。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今招之罪已重矣，曷為復貶乎？此著招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罪？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

三月取運 卽鄭

晉 號之會魯人食言。楚令尹圍將以魯叔孫穆子為

言國內欲得
楚國而外以
諸侯爲弱凡
欲治之非但
求致之而已
且其人好自
尊寵苟有以
事及於罪者
必加治戮無
所避

公毅
戮樂王鮒求貨焉弗與趙文子謂叔孫曰夫楚
有欲于楚少懦于諸侯諸侯之故求治之不求致也
其爲人也剛而尚寵若及必弗避也子盍逃之不幸
必及於子對曰豹也受命於君以從諸侯之盟爲社
稷也若魯有罪而受盟者逃魯必不免是吾出而危
之也若爲諸侯戮者魯誅盡矣必不加師請爲戮也
夫戮出于身實難自它及之何害苟可以安君利國
美惡一也文子將請之於楚樂王鮒曰諸侯有盟未
退而魯背之安用齊盟縱不能討又免其受盟者晉

何以爲盟主矣必殺叔孫豹文子曰有人不難以死
安利其國可無愛乎若皆卹國如是則大不喪威而
小不見陵矣若是道也果可以教訓何敗國之有吾
聞之曰善人在患弗救不祥惡人在位弗去亦不祥
必免叔孫固請于楚而免之

魯語號之會諸侯之大夫尋盟未退季武子伐莒取鄆
莒人告于會楚人將以叔孫穆子爲戮晉樂王鮒求
貨於穆子曰吾爲子請於楚穆子不予梁其經謂穆
子曰有貨以衛身也出貨而可以免子何愛焉穆子

必將有循效
我者
患作患所作
之不衷也

公穀
曰非汝所知也承君命以會大事而國有罪我以貨私免是我會吾私也苟如是則又可以出貸而成私欲乎雖可以免吾其若諸侯之事何夫必將或循之曰諸侯之卿有然者故也則我求安身而為諸侯法矣君子是以患作作而不衷將或導之是昭其不衷也余非愛貨惡不衷也且罪非我之繇為戮何害楚人乃赦之穆子歸武子勞之日中不出其人曰可以出矣穆子曰吾不難為戮養吾棟也夫棟折而榱崩吾懼壓焉故曰雖死於外而庇宗於內可也今既免

大耻而不忍小忿可以為能乎乃出見之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晉語秦后子來奔趙文子見之問曰秦君道乎對曰不

識文子曰公子辱于敝邑必避不道也對曰有焉文子曰猶可以久乎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饑孰鮮不五稔文子視日曰朝夕不相及誰能俟五文子出后子謂其徒曰趙孟將死矣夫君子寬惠以恤後猶恐不濟今趙孟相晉國以主諸侯之盟思長世之德歷遠年之數猶懼不終其身今怗玩日而漱愒歲

怠偷甚矣非死逮之必大咎冬趙文子卒

羊公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為仕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

附晉語趙文子為室斲其椽而礮之張老夕焉而見之

不謁而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

密石砥也先粗礮之加以密砥諸侯無密石大夫不礮士但斲其首為使也

其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礮之加密石焉諸

侯礮之大夫斲之士首之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

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

歸令之勿礮也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曰止為後世之

京當作原

見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為也其礮者不仁者之為也

附晉語趙文子與叔向游于九京曰死者若可作也吾

誰與歸叔向曰其陽子乎文子曰夫陽子行廉直于

晉國不免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叔向曰其舅犯乎文

子曰舅犯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其隨武子

乎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事君不援而進不

阿而退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

公此大鹵也曷為謂之大原地物從中國邑人名從

中國以形名言之以其廣

授壁請亡有要君之意進進賢退退不肖言不肯隨君意也

疆左氏經作疆

平也故皆云太原若太原邑人則從其夷狄所言皆云大鹵解云此主人謂夷狄也

主人原者何上平曰原下平曰隰

穀傳曰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號從中國名從主人

叔弓帥師疆運田

公疆運田者何與莒為竟也與莒為竟則曷為帥師而往畏莒也

楚公子比出奔晉

秦后子來仕其車千乘楚公子干來仕其車五乘叔向為太傅實賦祿韓宣子問二公子之祿焉對曰

五百人為旅為田五百頃百人為卒為田百頃

韋籬韋蔽前後木捷木擔也少也一作不稱

遠師傳近女色

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夫二公子者

上大夫也皆一卒可也宣子曰秦公子富若之何其

鈞之也對曰夫爵以建事祿以食爵德以賦之功庸

以稱之若何其以富賦祿也夫絳之富商韋籬木捷

以過於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

能行諸侯之賄而無尋尺之祿無大績於民故也且

秦楚匹也若之何其回於富也乃均其祿

晉語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蘇視之出曰瘵不可為也

是謂遠男而近女惑以生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

從今以往之謂

蠱之為惡者于嘉穀穀為之飛穀氣起則蠱伏藏

臣不生天命不佑若君不死必失諸侯趙文子聞之曰武從二三子以佐君為諸侯盟主于今八年矣內無苛慝諸侯不貳子胡曰良臣不生天命不祐對曰自今之謂和聞之曰直不輔曲明不規闇搖木不生危松栢不生埤卑吾子不能諫惑使至于生疾又不自退而寵其政八年之謂多矣何以能久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文子曰子稱蠱何實生之對曰蠱之慝穀之飛實生之物莫伏于蠱莫嘉于穀穀興蠱伏而章明者也故食穀

書選男德近師傳也

一之書夜也皿器也如為蠱作器而受之

諸侯服則車于色過十年則荒淫必益甚矣成子子產識

能似熊膏白又如字

者書選男德以象穀明宵靜女德以伏蠱慝今君一之是不饗穀而食蠱也是不昭穀明而皿蠱也夫文蟲皿為蠱吾是以云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晉之殃也是歲趙文子卒諸侯叛晉十年平公薨

晉語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館客問君疾對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徧諭也而無除今夢黃能入于寢門不知人殺乎抑厲鬼耶子產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僑

夏郊謂禹有天下而郊祀之也。紹繼也。如殷周繼夏則亦舉之是也。繼之謂晉為盟主統諸侯也。

聞之昔者鯀違帝命殛之於羽山化爲黃能以入於羽淵實爲夏郊三代舉之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是故天子祀上帝公侯祀百辟自卿以下不過其族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邪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爲尸五日公見子產賜之莒鼎

晉語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

越發問也

免于絀君之難昭子卻至也

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于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于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藝略則行志假貸居賄宜及于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于難而離桓之罪以亡於楚夫卻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於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於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爲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貸之

公穀合編卷二
不足將乎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
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
子之賜

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以季氏誦公于晉故

其言至河乃復何不敢進也

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

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

其曰北燕從史文也

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
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公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為齊誅也其為齊誅

奈何慶封走之吳吳封之于防然則曷為不言伐防
不與諸侯專封也慶封之罪何脅齊君而亂齊國也

穀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封乎吳鍾離其不

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為
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于軍中曰有若齊慶封

弒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亦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

公穀合編 卷之十一
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為君者乎軍中人粲然皆笑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為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

九月取郟

公羊其言取之何滅之也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內大惡諱也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作不言中疑
于五之中也
舍不言三疑
于三省舍也

公羊舍中軍者何復古也然則曷為不言三卿五亦有中三亦有中

穀貴復正也

附晉語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

死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

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籍偃在側曰君子有比乎叔

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引黨以封已

利已而忘君別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別別為朋愛也

公莒牟夷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瀆泉即蚡泉穀梁又作賁泉

瀆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涌泉也

狄人謂賁泉失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

秦伯卒

何以不名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其名何嫡得之

也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蓋戰而涌為異解云猶穀雖闕之事也

嫡子生不以名今于四竟擇勇猛者而立之夷狄之道也其有如秦伯登稻者

獨以嫡子得之故名也

平者成也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內

曰暨

叔孫婁如齊莅盟

莅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莅外之前定之辭謂

之來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鄉曰衛齊惡今日衛侯惡此何為君臣同名也君

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

名子也

謂親之所名臣雖欲改之君不當聽也王父名子王

父卒則已自
命名故傅兩
言之
服寵謂以賢
受寵服

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
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
以為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形鏤為美而以金石
匏竹之昌大囂庶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
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聰也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
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
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
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騑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
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于諸

各侍其君

但取美好不
尚德也

縮取也

侯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
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
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啓疆請于魯侯懼之
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邠豎贊焉而使長鬣
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內外小大
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干目觀則美縮于財用則
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夫君國者
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
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天子

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為官正，而以伯子男為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于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歛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其為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于大卒之居，臺度于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為不置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饒之地，于是乎為之。城守之木，于是乎用之。官寮之暇，于是乎臨之。四時之隙，于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夫為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為之，正楚其殆矣。

若以為得事之正，則楚危矣。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穀鄉曰：陳公子招，今日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云者，唯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

秋蒐于紅

羊公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

梁穀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

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檠業流旁握御擊

擊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

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

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眾以

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

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防田之限也通帛曰旃以車為轅轅為門又建旃以表之葛或作褐質檠也禁門中臬恐傷馬足流旁握謂車兩軸頭各去門邊空握握四寸也擊挂也以

九年○夏四月陳火經書陳災

羊公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曰存陳悌希矣曷

為存陳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殺人之賊莖人之君

若是則陳存悌矣

穀梁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

十有一年○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

申

羊公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為其誘討也此討賊

也雖誘之則曷為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

不得入門耻之車軌塵塵不出轍馬候蹄後足躡前足如相伺候也面傷嫌于誅降取三十以共俎豆賓客君忌射宮澤宮也射以不爭為仁揖讓為義已滅復火死灰復燃之象若曰陳為天所存天悲痛之也

穀何為名之也。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稱時稱月，稱日稱地，謹之也。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穀梁作世子友

公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

子也。不君靈公，則曷為不成其子？誅君之子不立，非

怒也。無繼也。惡乎用之？用之防也。其用之防奈何？蓋

以築防也。

穀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一事註乎志。

怒遷怒也。艾誅子當絕故曰無繼也。持其足以頭築防。惡不以道。

一事註而志之

所以惡楚子也。

楚語

靈王城陳，蔡不羹，郎使僕夫子皙問于范無宇

不服心不服也

曰：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唯晉近吾遠也。今吾

成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

志記也

乎？對曰：其在志也。國有大城，未有利者。昔鄭有京，櫟

弁傳作下

衛有蒲戚，宋有蕭蒙，魯有弁費，齊有渠丘，晉有曲沃。

徵衛公子鉞之邑

秦有徵衙，叔段以京患嚴公，鄭幾不封，櫟人實使鄭

子不得其位，衛蒲戚實出獻公，宋蕭蒙實殺昭公，魯

弁費實弱襄公，齊渠丘實殺無知，晉曲沃實納齊師。

秦徵衞實難桓景皆志于諸侯此其不利者也且夫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于手拇毛脉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地有高下天有晦明民有君臣國有都鄙古之制也先王懼其不帥故制之以義旌之以服行之以禮辨之以名書之以文道之以言既其失也易物之由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蚩蠶乞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不然是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子皙復命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是言誕也右尹子革侍曰

處暑在七月

天咫言少知天道也

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可以懼哉三年陳蔡及不羹納棄疾而殺靈王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公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

公如晉至河乃復

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

時孔子年二十三乃具知其事及作春秋案史記知公誤為伯子誤為子生刊減闕如茶也奈汝所不知寧可強更之乎凡大小優劣其序皆出梁于桓文下此

亦主會者為之春秋不改更也

史老子鹽也言殺生在手

楚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患之謂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它言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于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于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以來升以為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

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大旱用女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獻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又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還軫諸侯不敢淫逸心類德音以得有國近臣諫遠臣謗與人誦以自誥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

愁猶願也

瑱所以塞耳
言四獸之牙
角為瑱難盡
而又以規誨
為之乎

公穀令糾。同而至于有畿田以屬諸侯。至於今為令君桓文皆。然君不度憂于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舉也。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愁寘之于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羴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瑱也。遂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靈王死之。

楚語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亶。子亶不出。左史謗之。

替與辯同

舉伯以告。子亶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左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儆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于是不給。而何暇得見。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警。御之箴。臨事有警。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

懿讀白抑抑
武公刺厲王
亦以自傲也

禦止也數者
謂能戒誹謗
也為人臣尚

如此王將復
何為老子豎
名

交伐中國謂
楚伐徐晉亦
伐鮮虞是也
鮮虞雖白狄
地在中山故
曰中國

歸弒者以比
之歸行遇君
弒爾比不弒
凡三驗

公穀

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傲也及其沒也謂之獻聖
武公子實不獻聖於倚相何害周書曰文王至于日
中曼不皇暇食惠於小民唯政之恭文王猶不敢惰
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以禦數者王將何為若常
如此楚其難哉子亶懼曰老之過也乃驟見左史

晉伐鮮虞

其曰晉狄之也其狄之何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
中國故狄稱之也

十有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

虔于乾谿

此弒其君其言歸何歸無惡於弒立也歸無惡於

弒立者何靈王為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

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於乾谿之役曰比已立

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眾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

自晉晉有奉焉爾歸而弒不言歸言歸非弒也歸

一事也弒一事也而遂言之以比之歸弒比不弒也

弒君者日不日比不弒也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國語合編 卷二 昭公

此意已知棄疾脅之

比非弒入一

取國稱公子見殺又稱公子此無欲為君之嫌也主其事者主殺比之事也則有欲為君之嫌矣

公穀人殺公子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其意不當則曷為加弒焉爾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弒何言將自是為君也

當上之辭也當上之辭者謂不稱人以殺乃以君殺之也討賊以當上之辭殺非弒也比之不弒有四

取國者稱國以弒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不嫌也春秋不以嫌代嫌棄疾主其事故嫌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

善其會盟因楚有難而反陳蔡之君

諸侯將征齊疾棄疾乃封陳蔡之君使說諸侯諸侯從之不復討楚楚亂遂成故以不與盟為義

平丘公不與盟

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公不與盟者可以與而不與譏在公也其日善是盟也

晉人執季孫隱如即意以歸公至自會

公不與盟者何公不見與盟也公不見與盟大夫執何以致會不耻也曷為不耻諸侯遂亂反陳蔡君不耻不與焉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

二國獲復此
盟之功也平
丘之會書

公穀
善其成之會而歸之故謹而日之此未嘗有國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且葬之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也

謂有二心於
莒而助之

伯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其執政貳也貳必失諸侯
豈惟魯然夫失其政者必毒於人魯懼及焉不可以
不恭必使上卿從之季平子曰然則意如乎若我往

從後禦曰倚
止獲也遠遠
功也
極至也

晉必患我誰為之貳子服惠伯曰椒既言之矣敢逃
難乎椒請從晉人執平子子服惠伯見韓宣子曰夫
盟信之要也晉為盟主是主信也若盟而棄魯侯信
抑闕矣昔欒氏之亂齊人間晉之禍伐取朝歌我先
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悉帥弊賦奇跂奇畢行
無有處人以從軍吏次於離俞與耶鄆勝擊齊之左
倚止晏萊焉齊師還而後敢還非以求遠也以魯之
密邇於齊而又小國也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不敢
憚其患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於魯國乎今

公穀 信蠻夷而棄之。夫諸侯之勉於君者，將安勸矣。若棄魯而苟固諸侯，羣臣敢憚戮乎？諸侯之事晉者，魯爲勉矣。若以蠻夷之故棄之，其無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信乎？子計其利者，小國共命。宣子說，乃歸平子。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大夫有罪則宜廢之，既不能廢，不得不盡爲君臣之恩，故曰見君臣之禮。

邢侯巫臣子，離子故楚大夫也。

也。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意如惡然而致，見君臣之禮也。士景伯如楚，叔魚爲贊理，邢侯與離子爭鬪，離子納其女於叔魚以求直。及蔽獄之日，叔魚抑邢侯，邢

夫奔晉，晉與之鄙，此爭鄙之疆界也。蔽決也。

中平也。

施，施効捕也。

侯殺叔魚與離子於朝。韓宣子患之，叔向曰：「三姦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宣子曰：「若何？」對曰：「鮒也鬻獄，離子賈之，以其子。邢侯非其官也，而干之。夫以回鬻國之中，與絕親以買直，與非司寇而擅殺其罪一也。邢侯聞之逃，遂施邢侯氏而尸叔魚與離子於市。」

曹叔振鐸文，王子武王封之，在甸，故之內後，削小爾。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言公子而不言大夫，莒無大夫也。莒無大夫而曰公子意恢，意恢賢也。曹莒皆無大夫，其所以無大夫

昔已姓東夷
本微國

公穀
者其義異也

十有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
樂卒事

公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於廟聞大夫之喪
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
喪尸事畢而往

穀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君
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
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

翟即鮮虞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晉中行穆子率師伐翟圍鼓鼓人或請以城畔穆子
不受軍吏曰可無勞師而得城子何不為穆子曰非
事君之禮也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夫守而貳
心姦之大者也賞善罰姦國之憲法也許而弗予失
吾信也若其予之賞大姦也姦而盈祿善將若何且
夫翟之憾者以城來盈願晉豈其無是我以鼓教吾
邊鄙貳也夫事君者量力而進不能則退不以安賈
貳令軍吏呼城儆將攻之未傳附而鼓降

國語

卷二昭公

三

大火謂心伐
謂參伐大火
與伐天所以
示民時蓋
天下所取正
故謂之大辰
大辰者大火
也。不曰字。

十有六年○楚子誘戎曼子殺之即戎蠻子。曷為不疾。若不疾乃疾之也。

十有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

羊公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何以書記異也。

穀一有一亡曰有于大辰者。濫于大辰也。梁楚人及吳戰于長岷。

大火而曰大辰者。謂濫于蒼龍之體。不獨加大火。夷狄不能結日成陣。故言敗不言戰。越敗吳。荀吳敗狄。是也。

公詐戰不言戰。此其言戰何敵也。穀兩夷狄曰敗。中國與夷狄亦曰敗。楚人及吳戰于長岷。進楚子故曰戰。

十有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異其同日而俱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

王子朝楚出也。宋陳王者之後。鄭衛周之同姓。皆外附于楚。無尊周之心。故天

穀其志以同日也。其日亦以同日也。或曰人有謂鄭子產曰。某日有災。子產曰。天者神。子惡知之。是人也。同日為四國災也。

災四國明以

向幸

大錢大于舊

也

幣輕則物貴

故作重以行

其輕重曰母

輕曰子民皆

得焉民皆得

其欲也

廢輕作重則

本竭而未寡

二者先後各有宜不相入

不相為用也

公穀

附周語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大小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

關門關之征

右斛也言征

賦調均則王

之府藏常有

悅樂餘易言

陰陽調草木

盛故君子以

求其心樂

易肆極也既

盡也

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于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餼均王府則有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鹿榛楛濟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夫旱鹿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為潢汚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

國語

卷二 昭公

三

駢猶屏也

無射鐘各大小無射之覆也

過費妨財則難繼

無射陽聲之細者林鐘陰聲之大者細

公穀合編

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于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斲其人。也。王其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

周語附

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單穆公曰。

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鍾以鮮其繼。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且夫鍾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夫鍾聲以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鐘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為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耳

墨為丈八尺為尋倍尋為常黃鐘為宮則濁大呂為角則清鈞所以鈞音之法也以木長七尺有弦繫之以為鈞法漢大子樂官有之百二十二斤為石律五聲陰陽之法也度丈尺量也斛衡稱上衡衡有斤兩之數生于黃鐘黃鐘之管

德昭當勇位

之察。蘇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鐘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鐘聲不可以知。蘇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于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蘇而視正。聽蘇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德昭。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于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上

國語

卷二 昭公

三六

容。秬黍千二百粒。粒百爲銖。是爲一龠。龠二爲合。合重一兩。故曰律度量衡。是乎生。小謂錙。分寸大謂斤兩丈尺。不度不中鈞石之數。節謂法度量衡之節。音樂然則即然後之義。

公穀
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夫耳內。齟聲而口出美言。以爲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爲言。在目爲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齟。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隱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

二謂作大錢。鑄大鐘也。琴瑟輕尚宮。從大也。鐘聲大石磬也。輕于鐘尚羽。尚角。從細也。匏。篪也。竹。簫管也。利制以擊音調和爲制。故云尚議。鞀。鼓木。祝。圍。一聲無清濁之變。

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聞之。琴瑟尚宮。鐘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革木一聲。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齟。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

國語
合編
卷之七
昭公

極中也

越謂爲之孔也樂記曰未弦而疏越

正言無射之聲爲大林所陵聽之微細遠非平也

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龢。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龢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于正。用物過度。妨于財。正害財。匱妨于樂。細抑大陵。不容于耳。非龢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妨于匱財。聲不龢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夫有龢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

是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龢。比之不度。無益于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鐘。二十四年。鐘成。伶人告龢。王謂伶州鳩曰。鐘果龢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爲龢。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龢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懼一之廢也。王曰。爾老耄矣。何知。二十五年。王崩。鐘不龢。

二金之中其一必廢

律謂大律六
呂也陽爲律
陰爲呂

三天地人也
六即六律

出本作

公穀合編 卷之二
附周語 王將鑄無射問律于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
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
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夫
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鐘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
由是第之二曰大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
洗選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緩賓所以
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
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
儀也爲之六閒以揚沈伏而出散越也元閒大呂助

宣物也二閒夾鐘出四隙之細也三閒中呂宣中氣
也四閒林鐘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閒南
呂贊陽秀也六閒應鐘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
易無姦物也細鈞有鐘無罇博昭其大也大鈞有罇
無鐘甚大無罇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蘇平
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
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
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竈星
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顛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

公穀合編 卷十一
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
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
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
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
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
聲昭之數合聲龢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
律龢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
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
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鐘之下

宮布戎於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大簇
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旨紂之多臯故謂之
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羸內以無射之上宮
布憲施舍于百姓故謂之羸亂所以優柔容民也
十有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梁穀曰弑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弑也不弑而曰弑責止
也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
歔飡粥益益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
而責之也

存其志賢也

冬葬許悼公

公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弒也曷為不成於弒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弒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弒焉爾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

言消息得其節

羈貫謂交午剪髮以為飾成童八歲以上

穀梁曰卒時葬不使止為弒父也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

二十年○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穀梁作夢

公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為不言其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

註云會盜鄭以奔宋

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或為主乎國。或為主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逡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曷為為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

言以公孫之貴得夢既而不以之叛明曹君無道致令其奔故書公孫以善之

穀自夢者專乎夢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孫何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
秋盜殺衛侯之兄輒 卽繫

惡其不能保護其兄

公母兄稱兄，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
穀盜賤也。其曰兄，母兄也。目衛侯，衛侯累也。然則何為不為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跣，衛謂之輒。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晉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唯不學也。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

葉猶庇蔭人而況君子之學乎。

附 晉語董叔將取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益已乎曰欲

紡懸也

為繫援焉它日董祁愬於范獻子曰吾不敬也獻子
執而紡於庭之槐叔向過之曰子盍為我請乎叔向
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

二十一年○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

以畔向甯即向寧

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

公羊自陳陳有奉焉爾入者內弗受也其曰宋南里宋

周曰因甯齊曰因諸皆刑人之地公羊子齊人故喻

之南鄙也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

冬蔡侯東出奔楚經書蔡侯朱

穀東者東國也何為謂之東也王父誘而殺焉父執

而用焉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

晉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宛支來令鼓人各復其所

非寮勿從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軍吏執之

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

實遷臣何賴於鼓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爾止事君

吾定而祿爵對曰臣委質於翟之鼓未委質於晉之

直叛言不作亂如良霄繼盈則作亂矣故不言叛

宛支即鼓韃初穆子克鼓以爲鞶歸既獻而反之其後又叛昭二一二年前吳襲滅其國使涉它守之寮官也有晉謂涉也

公穀合編 卷之二
鼓也。臣聞之。委質爲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君有烈名。臣無畔質。敢卽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穆子歎而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乃使行。旣獻言於頃公。與鼓子田於河陰。使風沙釐相之。

二十有二年。○大蒐于昌間。公羊作昌姦

穀秋而曰蒐。此春也。其曰蒐。何也。以蒐事也。

梁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周景王旣殺下門子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

之侍者曰。憚其犧也。遽歸告王曰。吾見雄雞。自斷其尾。而人曰憚其犧也。吾以爲信畜矣。人犧實難。已犧何害。抑其惡爲人用也乎。則可也。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也。王弗應。田於鞏。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未克而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

公何言乎王室亂。言不及外也。

穀亂之爲言。事未有所成也。

梁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刺周室衰微。邪廢並纂無一諸侯之助。匹夫之救如一家之亂也。不言京師不言成周言王室者。正王以

責諸侯也
時欲當王者
位故也

公其稱王猛何當國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王城者何西周也其言人何篡辭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王子猛卒何不與當也不

與當者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

二十有三年○晉人圍郊

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為不繫于周不與伐天子

也

註云天子開
田有大夫主
之晉與大夫
爭是伐天

子也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

楹即滅獲陳夏齧

此偏戰也曷為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

中國也然則曷為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

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

夫生死皆曰獲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

齧何吳少進也

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敗胡子髡沈

子盈其滅乎其言敗釋其滅也獲陳夏齧獲者非與

國語合編 卷十一 昭公

若言戰則吳
序居上似主
乎中國矣王
室亂中國莫
肯救故云亦
新夷狄
能結日偏戰
則行少進
不言敗如戰
郊之役不言
楚敗晉
若師不敗則

君無歸滅也
賢二君必社
後上下之稱
別君臣也

之辭也上下之稱也

天王居于狄泉

羊公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

梁穀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

尹氏立王子朝

穀立者不宜立者也朝之不名何也別嫌乎尹氏之

朝也

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

羊公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耻也

殺其晉之耻

歸臣揮難之
士

晉語附趙簡子曰魯孟獻子有鬪臣五人我無一何也

此言欲勇則
勇士室

二十有五年○有鸛鶴來巢

羊公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

節臣逐君之
象

穀一有一亡曰有來者來中國也鸛鶴穴者而曰巢

或曰增之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羊公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眾以逐季氏也

國語合編卷二昭公

穀季者有中。之辭也。又有繼之辭也。

九月巳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穀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次止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

言弒者從昭公之辭。即下文吾欲弒之何如是也。失禮成俗不自知也。

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弒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

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

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

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屢委已。紀

繫馬曰維。繫牛曰婁。委已。紀

食已者。謂腹也。

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

從其言。終弒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

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

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顙。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

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于大難。君不忍加之以

鈇鑕。賜之以死。再拜。顙。高子執筮。食與四脰。脯。國子

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餒。饔未就。敢致糗于

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

再拜。稽首。以禩。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

臣受君錫。答拜謂之拜命。

屈曰胸。申曰脰。

謂之辱昭公
拜辱禮太卑
故曰無所辱
大也

公穀
昭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
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
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
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
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
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
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
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
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於是噉

當周埒垣也
以別內外衛
威儀幣車覆
簞筭即式也
禮君羔幣虎
植大夫士鹿
幣豹植

郊謀也

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為菑以幣為席以
鞶為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
梁穀
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於魯也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公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
地憂內也
梁穀
方公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公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為公取之也
國語

二十有六年○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至自齊者臣子喜君父得反政宗廟之辭爾

在外謂以在國之錄

是齊君之道崇大其

上言天王已明故不言為篡

其曰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居於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舛公也。

夏公圍成

非國不言圍，所以言圍者，以大公也。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成周者何，東周也。其言入何，不嫌也。

梁有入無出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穀遠矣，非也，奔，直奔也。

楚語

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嚮貳者，而又能齊肅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嚮貳者，而又能齊肅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嚮貳者，而又能齊肅也。

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嚮貳者，而又能齊肅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嚮貳者，而又能齊肅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嚮貳者，而又能齊肅也。

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嚮貳者，而又能齊肅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嚮貳者，而又能齊肅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嚮貳者，而又能齊肅也。

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嚮貳者，而又能齊肅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嚮貳者，而又能齊肅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嚮貳者，而又能齊肅也。

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嚮貳者，而又能齊肅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嚮貳者，而又能齊肅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嚮貳者，而又能齊肅也。

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嚮貳者，而又能齊肅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嚮貳者，而又能齊肅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嚮貳者，而又能齊肅也。

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嚮貳者，而又能齊肅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嚮貳者，而又能齊肅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嚮貳者，而又能齊肅也。

之財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潔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爲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明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人雜揉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匱於祀而不

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以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興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寵神其祖以取威於民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不然夫天地

公穀不終 成而不變何比之有

二十有七年○邾婁快來奔

何氏云以奔無他義知以治近升平書也與魯我同

公邾婁快者何邾婁之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

書以近書也 二十有九年○夏四月庚子叔倪卒

言叔倪欲納公無病而死此皆天使會無君爾非我罪也

也非我罪也 梁穀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

冬十月鄆潰

羊公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郭之也曷為郭之君存焉

爾

穀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

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三十有一年○晉侯使荀櫟唁公于乾侯

如也 梁穀唁公不得入於魯也曰既為君言之矣不可者意

冬黑弓以濫來奔

羊公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為通濫賢者子孫宜有

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其讓

術和顏公之弟

國語全編 卷二 昭公

大夫當上

公毅不終 卷二
國奈何當邾婁顏之時邾婁女有為魯大夫者則未
知其為武公與懿公與孝公幼顏淫九公子於宮中
因以納賊則未知其為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臧氏
之母養公者也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
則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為者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
養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漆
公寢而弑之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
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於
是負孝公之周愨天子天子為之誅顏而立叔術反

姬盈女者姬
盈之女也不
當云此姬為
盈姓之女
殺顏者庶父
買子也
夏父乃為顏
妻時與顏生
者叔術姬盈
女皆愛肝心
夏父自謂覺
焉者知少爭
食長必爭國
五分受其一

孝公於魯顏夫人者姬盈女也國色也其言曰有能
為我殺殺顏者吾為其妻叔術為之殺殺顏者而以
為妻有子焉謂之肝肝夏父者其所為有於顏者也
肝幼而皆愛之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有珍怪
之食肝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人未足而肝有餘
叔術覺焉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于夏父夏
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
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公扈子者邾婁
之父兄也習乎邾婁之故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

國語全編

卷二昭公

三

言賢者豈有反妻嫂殺殺顏首之行乎為叔術辨無是事也天子在不敢讓天子死乃讓明術之志乎讓也何不言濫也

公穀人紀 卷二
若此者乎。誅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於夏。父當此之時。邾婁人常被兵於周。曰何故死吾天子。通濫則文何以無邾婁。天下未有濫也。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叔術者賢大夫也。絕之則為叔術不欲絕。不絕則世大夫也。大夫之義不得世。故於是推而通之也。
穀其不言邾黑肱何也。別乎邾也。其不言濫子何也。非天子所封也。來奔內不言叛也。
三十有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

享獻也。覲見也。

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穀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周語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萇弘欲城成周。為之告晉魏獻子為政。說萇弘而與之。將合諸侯。衛彪傒適周。聞之。見單穆公曰。萇劉其不没乎。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為飶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

夫禮之立成者爲飫。昭明大節而已。少曲與焉。是以爲之日惕。其欲教民戒也。然則夫支之所道者。必盡知天地之爲也。不然。不足以遺後之人。今萇劉欲支天之所壞。不亦難乎。自幽王而天奪之明。使迷亂棄德。而卽惰淫。以亡其百姓。其壞之也久矣。而又將補之。殆不可矣。水火之所犯。猶不可救。而況天乎。諺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昔孔甲亂夏。四世而殞。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幽王亂之。十有四世。守府之謂多。胡可

興也。夫周高山廣川大藪也。故能生之良材。而幽王蕩以爲魁陵。糞土溝瀆。其有俊銓乎。單子曰。其咎孰多。曰。萇叔必速及。夫將以道補者也。夫天道道可而省。不萇弘反。是以誑劉子。必有三殃。違天一也。反道二也。誑人三也。周若無咎。萇叔必爲戮。雖晉魏子亦將及焉。若得天福。其當身乎。若劉氏。則必子孫實有禍。夫子而棄常法。以從其私欲。用巧變以崇天災。勤百姓以爲己名。其殃大矣。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於翟泉。遂田於大陸。焚而死。及范中行之難。萇

定亦當為

公穀
弘與之晉人以為討二十八年殺萇弘及定王劉氏
亡

國語公穀合編卷之十一 終

國語公穀合編卷十二

樵李徐肇森質可手輯

定公

元年春王

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為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
穀
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

讀謂經傳訓詁主人謂定哀此孔子畏時君上以謹尊隆恩下以避害容身

國語合編 卷十二 定公

慎之至也。

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蕞城，若今以草衣城是也。

仲幾之罪，何不蕞城也？其言于京師，何？伯討也。伯

實與言于京師，文不與，疑稱人是也。

討，則其稱人何？賤曷為賤？不與大夫專執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

也。

此其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為以戊辰之日然後

即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子沈子曰：定君乎

國，然後即位，即位不日，此何以日錄乎內也。

昭公之喪禮于國也，即指正棺兩楹之間。

殯，然後即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即位，是有故公也。言即位，是無故公也。即位，授受之道

也。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

察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癸亥

國語

合編

卷二十二 定公

二

諸侯五日而殯今以君始死之禮治之故須殯而後言即位

厲危也

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為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即位厲也於厲之中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况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為永久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

弔猶不敢况未殯而臨諸臣乎

九月大雩

凡地之所生謂之毛人力未竭謂耕耘之功未畢也

今人動則有請讀此愧死

穀梁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雩之為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為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為早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為人

其禱詞曰方
今大旱野無
生稼寡人當
死百姓何諉
不敢煩民請
命願撫萬民
以身塞無狀
詭託謂假奇

害物為災不
害物為異

公穀... 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為人也是以重
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
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詒
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

立煬宮 伯禽子廟 毀已久

煬宮者何。煬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
煬宮非禮也。

冬十月實霜殺菽

何以書記異也。此災菽也。曷為以異書。異大乎災

門為主觀為
飾故曰微主
災者時災從
觀起

雉門尊兩觀
卑卑不可以
及尊故先言
雉門也

也。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
重也。

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雉門公宮之南 門兩觀闕也

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兩觀微也。然則曷為不言

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主災者兩觀則曷為
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何以書記災也。

穀。其不曰雉門災及兩觀何也。災自兩觀始也。不以
尊者親災也。先言雉門尊尊也。

天災之當減
損如諸侯制
而後修大借
天子之禮故
譏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公其言新作之何修大也舊修不書此何以書譏何

譏爾不務乎公室也

梁穀言新有舊也作為也有加其度也此不正其以尊

者親之何也雖不正也於美猶可也

附國語鬪且廷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

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

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

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國

國馬民馬也
一丘有戎馬
一疋牛三頭
足以行軍稱
舉也賦兵賦
也郵過也

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

獻家貨足以共用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闕於民民

多闕則有離畔之心將何以封矣晉鬪子文三舍令

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

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于

今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

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

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

也歟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

先大夫子囊也

公穀不稱
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處鄖為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已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而相楚君。無令名于四方。民之羸餒。餒即日日已甚。四境盈壘。道殣相望。盜賊司日。民無所放。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速怨于民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愠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其能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歎。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跡焉。子常為政而無禮。不顧甚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期年乃有柏舉

公畏楚疑于後後者更謀也

之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

四年○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

公羊作浩油

穀梁後而再會。公志於後會也。後志疑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莒。楚師敗績。

師敗績即柏舉

羊公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奈何。伍

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闔廬。闔廬曰。士之

甚勇之甚。將為之興師而復讐于楚。伍子胥復曰。諸

侯不為匹夫與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

言其賢士之甚

國語

卷之二十一 定公

六

一往一來曰
推刃不除害
者但取讎身
不得兼讎子
恐其將害已
而併殺之此

公穀合編 卷之二
義復父之讐。臣不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乎楚。有美
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于南郢。數年。
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
伐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為是興師。使
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於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
也。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
是興師而救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為可以復讐。
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推刃
之道也。復讐不除害。朋友相衛而不相迥。峻古之道。

子胥所以不
殺昭王也。朋
友指闔廬商
門曰。朋同志
曰。友相衛不
為讎所勝。迥
猶允也。不當
先相擊刺。所
以伸孝子之
思。
以匹夫而欲
復讎于國。孝
其大志甚勇。

也。吳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蔡侯
之以之。則其舉貴者何也。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
矣。其信中國而攘夷狄。奈何。子胥父誅于楚也。挾弓
持矢。而干闔廬。闔廬曰。大之甚勇之甚。為是欲興師
而伐楚。子胥諫曰。臣聞之。君不為匹夫興師。且事君
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弗為也。於是止。蔡
昭公朝於楚。有美裘。正是日。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
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得歸。歸乃用事乎漢。曰。
國語合編 卷之二 定公

反復也

苟諸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為前列焉。楚人聞之而怒。為是興師而伐蔡。蔡請救於吳。子胥曰。蔡非有罪。楚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為是興師而伐楚。何以不言救也。救大也。

庚辰吳入楚

公羊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於

君室。大夫舍於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

穀梁曰。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何以不言滅也。欲存楚也。其欲存楚奈何。昭王

有君如此其賢一語甚危君而不賢則天下事不可知矣可見為君亦全靠臣子不得

之軍敗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眾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為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楚語。吳人入楚。昭王出奔。濟于成。曰。見藍尹亶。載其孥。王曰。載子對曰。自先王莫隊其國。當君之世而亡之。

國語 卷之二十一 定公

君之過也。遂去王。王歸。又求見王。王欲執之。子西曰。請聽其辭。夫有其故。王使謂之曰。成日之役。而棄不穀。今而取來。何也。對曰。昔瓦唯長。舊怨以敗於柏舉。故君及此。今又效之。無乃不可乎。臣避於成。日以傲君也。庶後而更乎。今之敢見。觀君之德也。曰。庶懼而鑒前惡乎。君若不鑒而長之。君實有國而不愛。臣何有於死。死在司敗矣。唯君圖之。子西曰。使復其位。以無忘前敗。王乃見之。

楚語吳人之入楚。楚昭王奔鄖。鄖公之弟懷將殺王。鄖

父蔓成然字子期。言不為外內易行。

公辛止之。懷曰。平王殺吾父。在國則君。在外則讐也。見讎弗殺。非人也。鄖公曰。夫事君者。不為外內行。不為豐約舉。苟君之尊卑一也。且夫自敵以下。則有讎。非是不讐。下虐上為殺。上虐下為討。而况君乎。君而討臣。何讐之為。若皆讐君。則何上下之有乎。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於諸侯。自鬪伯比以來。未之失也。今爾以是殃之。不可懷。弗聽。曰。吾思吾父。不能顧矣。鄖公以王奔隨。王歸而賞及鄖懷。子西諫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之。羣臣懼矣。王曰。夫子

公穀
期之二子邪吾知之矣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
亦可乎

五年○夏歸粟于蔡

公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為不言諸侯歸之離至不可
得而序故言我也

穀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之諸侯也不言
歸之者專辭也義邇也

於越入吳

於越者何越者何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

不言歸之者
主名若獨是
魯也義邇者
言此是邇近
之事故不足
具列諸侯
治國有狀能
與中國通者
於上脫公羊一字

以其名通也

六年○冬城中城

穀城中城者三家張也或曰非外民也

李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公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

禮也

七年○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穀以重辭也衛人重北宮結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

國語
卷之二
定公

以中國之辭
言之曰越治
國無狀不能
與中國通者
以其俗辭言
之曰於越
三家張公懼
而修內城
譏二名為其
難諱也孔子
作春秋欲改
古禮為後王
之法非禮者
謂非新主禮
不謂非古禮
也

公穀

月公至自僂齊

穀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

月惡之也

從祀先公

公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

叛者五人

穀貴復正也

盜竊寶玉大弓

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宰

逆祀謂僭僖公也諫不從而去曰去諫不以禮而去曰叛文公逆祀定今還順

以指爪刺其饋器之上飲藏衣物之板謂蓋板也於是於是時也

御之為季孫御

為右為季孫車右衛之不令走四達為衛可以橫去恐陽越不從故詐投策

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

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迭而

食之賊而鏡其板曰某月某日將殺我於蒲圃力

能救我則於是至平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

也御之於其乘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

子子可以不免我死乎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

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為右諸陽之從者車數十

乘至於孟衢臨南投策而墜之陽越下取策臨南駭

馬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然

國語公穀卷之二定公

欲使下車
甲公歛處父
所帥也琴如
地名
丈夫陽貨自
謂望見處父
兵而再言彼
哉有意遠意
判半也半圭
曰璋白藏天
子青藏諸侯
魯得郊天故
錫以白單言
王者起拜禮
琮璜璜五玉
盡亡之也獨
言璋者所以
郊事天尤重

公穀
而甲起於琴如弒不成却反舍于郊皆說稅然息或
曰弒于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得
國而已如丈夫何職而曰彼哉彼哉趣駕既駕公歛
處父帥師而至惛然後得免自是走之晉寶者何璋
判白弓繡質龜青純
穀
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
藏之魯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非其所取而
取之謂之盜
九年○得寶玉大弓

也質拊也言
大者力千斤
純甲頰也千
歲之重書稱

公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
其不地何也寶玉大弓在家則羞不日羞也惡得
之得之堤下或曰陽虎以解衆也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頰谷公至自
頰谷
穀
離會不致何為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也
為危之也其危奈何曰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
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
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
國語
合編
卷十二
定公

齊人欲報魯君是夷狄之行舞幕欲嘔魯君也

公穀一經 卷一 三
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邊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入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
齊人來歸運。謹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齊人曷為來歸運。謹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

不違。齊人為是來歸之。

魯語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蝮蝮。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墳。羊。

十有二年。○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公羊 曷為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

八尺曰版。堵四十尺。雉三百尺。城二萬尺。凡周十一

里三十三步
二尺公侯之
制也禮天子
千雉蓋受百
雉之城十伯
七十雉子男
五十雉天子
周城諸侯車
城軒城者缺
南面以受過
也

公穀
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
十有二月公圍成
穀非國言圍圍成大公也
公至自圍成
穀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邊乎齊也
十有三年○晉趙鞅歸于晉
公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
羊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
吉射者曷為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

周禮曰戰功
曰冬

耆教也

宰人宰官也

戰鬪猶狂疾

是年去冬以
受女樂故
宗伯以賑婚
之禮親兄弟

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

附晉語
下邑之役董安于多趙簡子賞之辭固賞之對

曰方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為名命稱於前世義於諸
侯而主弗志及臣之壯也耆指其股肱以從司馬苛

慝不產及臣之長也端委鞶帶以隨宰人無二心
今臣一旦為狂疾而曰必賞女是以狂疾賞也不如

亡趨而出乃釋之

十有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賑

公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賑者何俎實也腥曰賑熟

國語合編 卷十二 定公

之國禮讓
朝天子助祭
于廟然後受
俎實令魯不
助祭而遠來
歸故讓之
其辭猶其書
也

漫者徧食其
身

運轉也巳下
春三正不吉
復轉上夏三
月乃周五月

日燔

穀其辭石尚士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

石尚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

脈貴復正也

十有五年○鼯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人凡三

羊公曷為不言其所食漫也

夏五月辛亥郊

羊公曷為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

得三書故五
月郊也

羊公妣氏者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

辛巳葬定妣

羊公定妣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

葬

附楚語子西歎於朝藍尹亶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

前世之崇替與哀殯喪於是有歎其餘則不君子臨

政思義飲食思禮同宴思樂在樂思善無有歎焉今

吾子臨政而歎何也子西曰闔閭能敗吾師闔閭即

世吾聞其嗣又甚焉吾是以歎對曰子患政德之不

國語

卷十二定公

五

公穀合編卷十二
修無患吳矣。夫闔閭口不貪嘉味。耳不樂逸聲。目不淫於色。身不懷於安。朝夕勤志。恤民之羸。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賞。有過必悛。有不善必懼。是故得民以濟其志。今吾聞夫差好罷民力以成私。好縱過而翳諫。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成。六畜玩好必從。夫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子修德以待吳。吳將斃矣。

國語公穀合編卷十二 終

國語公穀合編卷十三

馮李徐肇森質可手輯

哀公

元年

越王少康世子也

越語

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曰。凡

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

公穀
也。譬如衰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于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乏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爲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於江。有帶甲

三江松江錢
塘浦陽也

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讐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將不可改於是矣。負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亦無及已。越人飾美女八人。納

國語
卷十三
哀公

以三百人入
事吳若宮壁
然句無在諸
暨姑慶今太

之大宰詔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
之。大宰詔諫曰詔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
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句踐說於國人曰。
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讐。以暴露
百姓之骨于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於是
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
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
百人於吳。其身親為夫差前馬。句踐之地。南至于句
無。北至於禦兒。東至於鄞。寧西至於姑蔑。廣運百里。

湖東西為廣
南北為運

免乳也

母乳母生三
人者亦希耳
當室孺子也

乃致其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
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
夫婦以蕃。命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
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
將免者。以告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
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
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
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
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

國語

卷八

三

因折俎之骨
執以問之
羣神謂主山
川之君為羣
神之主

公穀合編 卷十三
之士來者必廟禮之。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之
孺子之游者無不舖也。無不歡也。必問其名。非其身
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
於國民。居有三年之食。

魯語 附
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

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
尼爵之。既徹俎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為大
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
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

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
神。社稷之守為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氏何守
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隅之山者也。為漆姓。
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翟。今為大人。客曰：人
長之極幾何。仲尼曰：焦僂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
不過十之數之極也。

夏四月辛巳郊。
穀 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于變之中。又有言焉。懸鼠
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

春秋書郊終
于此故于此
備說郊之變

詩其後牲然
後左右前牛

公穀
卷三
展道盡矣。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郊三十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強也。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為牛者，異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

惟我用之不
須復卜

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

邾取鄆東田及沂西田

梁穀取鄆東田鄆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梁穀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得也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

公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於衛父有子子不

得有父也

梁穀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

明父得有子而廢之子不得有父之所
有故奪其國文此何註也
惡意靈公廢蒯瞶不廢則蒯瞶有子

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

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逢帥師戰于鐵鄭

師敗績罕逢公羊作軒達鐵公羊作栗

晉鐵之戰趙簡子曰鄭人擊我吾伏殺略嘔血鼓音

不哀今日之事莫我若也衛莊公為右曰吾九上九

下擊人盡殪今日之事莫我加也郵無正御曰吾兩

鞞將絕吾能止之今日之事我上之次也駕而乘材

兩鞞皆絕衛莊公禱曰曾孫蒯瞶以諄趙鞅之故敢

諄佐也
諄在將戰時諄佐也
言蒯瞶

夷傷也請無傷筋骨

志父簡子後名寄寄壽也

繭絲賦稅保隨叔扞也

昭告於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昭考靈公夷請無筋無骨無面傷無敗用無隕懼死不敢請簡子曰志父寄也

晉語附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郭乎簡子曰保郭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誠襄曰

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

景子趙武之子趙成也

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不可曰是昭余讐也郵無正進曰昔先主文子少釁於難從姬氏於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為正卿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基於其身以克復其所及景子長於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修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效子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難夫尹鐸曰思樂

伯樂郵無正
字

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爲師，保吾何爲。不增是以修之，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乎。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爲人矣。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辭曰：吾爲主圖，非爲子也。怨若怨焉。

趙簡子田於螻，史黯聞之，以犬待于門。簡子見之，曰：何爲？曰：有所得犬，欲試之。茲囿簡子曰：何爲不告？對曰：君行，臣不從，不順。主將適螻而麓，不聞，臣敢煩當。

日簡子乃還

少室周爲趙簡子右，聞牛談有力，請與之戲，弗勝，致右焉。簡子許之，使少室周爲宰。曰：知賢而讓，可以訓矣。

趙簡子歎曰：吾願得范中之行之良臣。史黯侍曰：將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對曰：臣以爲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不，獻能而進賢，擇才而薦之，朝夕誦善，敗而納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以死，聽則進，不則退，今

公穀 卷三
范中行氏之臣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君出在外
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爲若弗棄則主焉得之
夫二子之良將勤營其君使復立於外死而後止何
日以來若來乃非良臣也簡子曰善吾言實過矣
趙簡子問於壯莊馳茲曰東方之士孰爲瘡愈壯馳
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
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爲不足其亡也若有餘今主
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
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爲蛤雉入于淮爲蜃鼃鼃魚

鼃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竇犖侍曰臣聞之君子
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
哀年之不登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
其子孫將耕于齊宗廟之犧爲畎畝之勤人之化也
何日之有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羊公齊國夏曷爲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
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
爲固可以距之也輒者曷爲者也蒯瞶之子也然則

曷為不立蒯瞶而立輒蒯瞶為無道靈公逐蒯瞶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

穀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戚於衛者子不有父也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公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曷為不言其復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何以不言及敵也

何以書記災也

親過高祖觀疎適等

穀言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

魯語仲尼在陳有隼信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若矢

貫之石斲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斲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

枯箭羽之間屢重也

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

文伯之母殺伯之妻敬孝也

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主。對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

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睹父為客。羞鼈焉。小睹父怒。相延食鼈。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之。遂出。文

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大夫辭而而復之。

其朝其外朝也

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

皆非吾所敢言也。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
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也其以歎為不能事主乎
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
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
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
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
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
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

禮天子以春分朝日周禮王擇大圭執鎮圭藻五采

五就以朝日故曰大采因朝日以修陽政而習地德因夕月以治陰教而糾天刑夕月以秋分載天文也朝日以五采夕月以三采故云少采統冠之垂前後者紘纓之無紘有紘冕上之覆也祭服玄衣纁裳朝服

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
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
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惰
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
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
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
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統公侯之夫人加
之以紘纓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
加之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

國語卷之三 哀公

天子之士皮
弁素積諸侯
之士玄端委
貌社春分祭
社事農桑之
屬祭祭曰盂
絜而獻五穀
布帛之功

闕闕也
禮祭主人獻
意賓醉主人
不受敬妾不

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與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闕委門與之言。皆不踰闕。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宴。宗不具。不釋。釋不盡。飮則退。仲尼聞之。以為

親受也。祭畢
徹俎又不與
康子宴。飲宗
臣不具。在敬
姜不與。釋也
釋者祭之明
日以賓尸。宗
且則與。釋又
不盡。飲禮而
退。恐有醉飽
之失。皆所以
遠嫌。

無聲涕出為
洵涕

別於男女之禮矣。

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而為賦。綠衣之三章。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師亥聞之。曰善哉。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謀而不犯微而昭矣。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今詩以合室。歌以詠之。度於法矣。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天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其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指。明。膺無憂。

言處女之智不如婦輩之智不如丈夫

罪人未加刑看蔡侯逃罪人幸逢其禍

公穀合編 卷十三 哀公 三
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欲明其子之令德也

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莫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公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賤乎賤者也賤乎賤者孰謂謂罪人也

穀梁稱盜以弑君不以上下道道也內其君而外弑者

恐同伯執歸天子之文故名以避之

不以弑道道也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辟避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即戎蠻子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子非宮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

附晉語 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行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

連屬也水中
可居曰洲

五祭祀之玉

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圍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

珠水精故以
禦火災金所
以爲兵

封土非火所
能燒惟亡國
之社揜柴上
下不使受天
陽故火得燒
之
立毫社於廟
之外以爲屏

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不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六月辛丑蒲社災即毫社

公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

毫社者毫之社也毫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

蔽取其不得
通天人君瞻
之而致戒心

禮大功以下
數閏期三年
不數閏略猶
殺也

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

五年○閏月葬齊景公

數略也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舍

茶即

言○之○何○為○諛○也○此○其○為○諛○奈○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

于諸置也

行邊無禮謂
之化言欲以
薄臨餘福屈
諸大夫故云
然

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毋○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為○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於○中○霽○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遂○巡○北○

往

公穀不稱君之爾自是弑舍

穀陽生入而弑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

荼也其不以陽生君荼何也陽生正荼不正不正則

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入者內弗受也荼

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陽生其以

國氏何也取國于荼也

七年○秋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

來

羊公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內辭也若使他人然邾婁

已受命于魯公

子益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獲也曷為不言其獲內大惡諱也

穀以者不以者也益之名惡也春秋有臨天下之言

焉有臨一國之言焉有臨一家之言焉其言來者有

外魯之辭焉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羊公曹伯陽何以名絕曷為絕之滅也曷為不言其滅

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

也

非也內從外來者曰來今魯侯身自以歸而曰來是外之也

夏齊人取謹及俾即

公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為以邾婁子益來也

附魯語

齊閭丘來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閔馬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大滿也昔正考

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故今上存五篇

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邾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滿之甚也周恭

失道尚為恭得道將何為乎

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為恭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為恭

今吾子之教官寮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為

九年○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公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

附楚語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為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

吾有妾而愿欲笄之其可乎對曰昔先大夫子囊違

王之命謚子夕嗜芟子木有羊饋而無芟薦君子曰

違而道穀陽豎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弊于鄢

羊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于乾谿君子曰從而逆

以妾爲妻猶以芟當祭

子期楚平王之結也於

王致牛俎于昭王也舉人

君朔望之盛饌會會三天

牢

繭栗尙如繭栗也

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進退周旋。唯道之從。夫子木

能違若敖之欲。以之道而去芟。薦芟。吾子經楚國而欲

薦芟以干之。其可乎。子期乃止。

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於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

何及。對曰。祀加于舉。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諸侯舉

以特牛。祀以犬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

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

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

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神

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之

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

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

入咳該數以奉之。明德以昭之。穌聲以聽之。以告徧

至則無不受休。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接誠。拔取以獻

具爲齊敬也。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王

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王曰。祀

不可以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

也。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不震。生乃

物色也告殺明不因故也。拔毛取血獻其備物。遠謂三牲近謂雞鵝之屬。浹日十日也。

八種八音九祭九州助祭也。十日甲至祭十二辰子至亥。

不從不從上
令封封國也
日祭于祖考
月祭于曾高
時類于二祧
歲祀于壇壝
舍日有月享
舍月有時祭
舍時歲乃祭
也品物若八
蜡所祭貓虎
昆蟲之類祀
天地者二王
後也非二王
後祭其分野
星山川而已
祀其禮謂五
祀及祖所目

公穀 合祭 卷三
不殖是用不從。其生不殖。不可以封。是以古者先王
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
舍時。天子徧祀羣臣品物。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
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禮。士庶人不過其祖。日月會于
龍。鬪。土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備舍。羣神頻行。國
于是乎烝嘗。家于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
其犧牲。敬其齋盛。潔其糞除。慎其采服。禋其酒醴。帥
其子姓。從其時享。虔其宗祝。道其順辭。以昭記其先
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

出龍龍尾也
孟冬日月合
辰于尾上
姦覆也謂解
怨除恨也
億安也

比爾兄弟親戚。於是乎弭其百苛。姦其讒慝。合其嘉
好。結其親暱。億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
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
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剗羊擊
豕。夫人必自舂其盛。況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
兢以事百神。天子親舂禘郊之盛。王后親繰其服。自
公以下至于庶人。其誰敢不齊肅恭敬。致力于神。民
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王曰。所謂一純二
精七事者何也。對曰。聖王正端冕。以其不違心。帥其

乾稱剛健故
武地質柔順
故文

徹達也自以
名達于上也
能言能言其
官職也官有
世功則有官
族如司馬太
史之屬是也
一官之職其
係屬徹于王
者有十品百

羣臣精物以臨監享祀。無有苛慝於神者。謂之一純。玉帛謂二精。天地民及四時之務。為七事。王曰。三事者何也。對曰。天事武。地事文。民事忠信。王曰。所謂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咳數者何也。對曰。民之徹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姓有徹品十於王。謂之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為萬官。官有十醜。為億醜。天子之田九咳。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

吳語 附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逾之。江大

故有千品
也五物之官
謂天地神民
類物之官臣
之臣為陪屬
醜類也十萬
曰億九咳九
州之內有咳
數也經常也
味行成語則
此伐自當在
越王歸國之
後章昭以為
即樓會稽一
事誤矣
成猶必也授
命猶歸命
不吾足言越

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戒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

不足畏
孤棄也

不音惟按字
書無不字疑
即介誤

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緊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于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句踐請盟。一不嫡女。執箕箒以咳該姓於王宮。一不嫡男。奉樂匱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于王府。

大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搯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攝畏吾甲兵之彊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

公穀
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
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
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
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
年穀時孰日長炎炎及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摧為
蛇將若何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越會足以為大虞
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
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為有益乎前盟口血未
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為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

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
不盟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
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吳語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胥
進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今越
王句踐恐懼而改其謀舍其愆令輕其征賦施民所
善去民所惡身自約也裕其衆庶其民殷衆以多甲
兵譬越之在吳也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

舜葬九疑其山體水旋其丘下故漢水使旋石郭以象之

不○志○敗○吳○於○其○心○也○威○然○服○士○以○司○伺○吾○閒○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為○憂○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土○王○盍○亦○鑑○於○人○無○鑑○於○水○昔○楚○靈○王○不○君○其○臣○箴○諫○以○不○入○乃○築○臺○於○章○華○之○上○闕○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罷○弊○楚○國○以○間○陳○蔡○不○修○方○城○之○內○踰○諸○夏○而○圖○東○國○三○歲○於○沮○睢○汾○以○服○吳○越○其○民○不○忍○饑○勞○之○殃○三○軍○叛○王○於○乾○谿○王○親○獨○行○屏○營○傍○徨○于○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疇○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趨○而○進○王○

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撲而去之。王覺教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棘闈。棘闈不納。乃入芋尹申亥氏焉。王縊。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此志也。豈遽忘于諸侯之耳乎。今王既變即鯀字鯀禹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天奪吾食。都鄙荐饑。今王將狼天而伐齊。夫吳民離矣。體有所傾。譬如羣獸然。一个負矢。將百羣皆奔。王其無方收也。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其猶有及乎。王弗聽。十二年。遂伐齊。齊人與戰於艾陵。齊師敗績。吳人有功。

國語 卷之三 哀公

役兵也

吳王夫差既勝齊人於艾陵乃使行人奚斯釋言于齊曰寡人帥不腆吳國之役遵汶之上不敢左右唯好之故今大夫國子與其衆庶以犯獵吳國之師徒天若不知有臯則何以使下國勝

二程為釋言子胥佐先王猶耕者之有耨也

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曰昔吾先王體德聖明達於上帝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以立名於荆此則大夫之力也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而處以念惡出則罪吾衆撓亂百度以妖孽吳國今天降衷於吳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鐘鼓寔

亡之謂以班處宮復為吳敗

式靈之敢告于大夫申胥釋劍而對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以能遂疑計惡以不陷于大難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亡之階也夫夫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於齊而以覺寤王心吳國猶世吾先君之得之也必有以取之其亡之也亦有以棄之用能援持盈以沒而驟救傾以時今王無以取之而天祿亟至是吳命之短也員不忍稱疾辟易以見王之親為越之禽也員請先死將死曰而縣吾目

鴟夷菹

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愠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而投之於江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以力者謂三十者受田百畝二十者受五十畝六十還田也祗平也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

魯語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

饑本作機

皆無過十二也三歲也以入者謂計其利入多少周禮國宅無征園廬二十而一漆林二十而五以夫者以夫家為數也議其老幼老幼則有復除也徵徵其賦也其歲有軍旅之歲十六斗曰廩十廩曰乘四乘曰管十管曰稷

為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藉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

公何以書饑何饑爾譏始用田賦也

穀古者公田十一用田賦非正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公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

羊蓋吳女也

十有三年春鄭軒達帥師取宋師于岳即罕達

公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

反猶報也

穀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宋病矣。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乃起師北征。闕為
深溝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
於黃池。於是越王句踐乃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沂
淮以絕吳路，敗王子友于姑熊夷。越王句踐乃率中
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吳晉爭
長，未成邊遽，乃至以越亂告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
曰：越為不道，背其齊盟。今吾道路悠遠，無禽而歸，與

旁擊曰廢

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雄曰：夫危事不齒，雄敢先對。二
者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民懼而走，遠無正就。齊
宋徐夷曰：吳既敗矣，將夾溝而廢。我我無生命矣。
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
天子，吾須之，不能去之，不忍若越。聞俞章，吾民恐畔。
必會而先之。王乃步就。王孫雄曰：先之圖之，將若何。
王孫雄曰：王其無疑。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焉。可
以濟事。王孫雄進，顧揖諸大夫曰：危事不可以為安，
死事不可以為生。則無為貴，知矣。民之惡死而欲貴

長老也

富以長沒也。與我同。雖然。彼近其國。有遷。我絕慮。無遷。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事君勇謀於此。用之。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請王厲士。以奮其朋勢。勸之。以高位。重畜備。刑戮以辱其不厲者。令各輕其死。彼將不戰而先我。我既執諸侯之柄。以歲之不獲也。無有誅焉。而先罷之。諸侯必說。既而皆入其地。王安挺志。一日惕。一日留。以安步。王志必設。以此民也。封於江淮之間。乃能至於吳。吳王許諾。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係馬。

不誅責諸侯之責賦。挺實惕疾。徐也。

怪其舌恐有聲也。出火于竈外。以官燭。官帥士也。雍鏗亦恐有聲。稽察也。肥胡。幃也。文犀之渠。指也。十行。千人。變大。夫下大夫也。析羽為旌。經兵書也。十旌。萬人將軍命。卿也。日月為常。百行。故曰萬人交龍為旂。旂。名亦如之。亦如中。

舌出火竈。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行行頭皆官帥。攤即攤字。鐸拱稽。建肥胡。奉文犀之渠。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挾經秉枹。乎。十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秉枹。為萬人以為方陳。皆白常。白旆。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常。赤旟。余。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玄常。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為帶甲三萬。以勢攻。雞鳴乃定。既陳。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枹親就。鳴鐘鼓。丁寧。錚于振鐸。勇怯盡應。三軍皆。

國語下編 卷之三 哀公

軍載常建鼓
挾纜乘抱之
屬馬車為纜
謹卸謹呼也

億安也

賡次當為監
主薄迫也

公穀不終 卷三
譁卸 以振旅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周軍飭
壘乃令董褐請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為期今大
國越錄而造於弊邑之軍壘敢請亂故吳王親對之
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
以告無姬姓之振也徒遽來告孤日夜相繼匍匐就
君君今非王室不安平是憂億負晉眾庶不式諸戎
翟楚秦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孤欲守吾
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則不可今會日薄矣恐事
之不集以為諸侯笑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

稱呼也攝執
也至士五人
皆罪人死士
到也

曩曰卜以火
發兆故曰陽

在今日為使者之無遠也孤用親聽命於藩離之外
董褐將還王稱左畸曰攝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坐
於王前乃皆進自剄鴉於客前以酬客董褐既致命
乃告諸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
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
主其許之先無以待危然而不可徒許也趙鞅許諾
晉乃令董褐復命曰寡君未敢觀兵身見使褐復命
曰曩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于天子請貞于陽
卜收文武之諸侯孤以下密邇於天子無所逃罪訊

國語

卷十三 哀公

七

孤以下晉辭也

讓日至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今伯父有蠻荆之虞禮世不續用命孤禮佐周公以具我二兄弟之國以休君憂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君有短垣而自踰之況蠻荆則何有於周室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許諾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軟晉侯亞之吳王既會越聞愈章恐齊宋之為已害也乃命王孫雄先

長先也弟後也

與勇獲帥徒師以為過賓於宋以焚其北郭焉而過之

公羊何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為先言晉侯

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為以會兩伯之辭言之

重吳也曷為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

穀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吳夷狄之國也祝

髮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藉

于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

髮衣冠端玄端藉謂言獻

則不臣乎
其臣也

不知冠有差
等惟欲好冠

公穀
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為之則不臣乎吳
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
諸侯以尊天王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
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

吳王夫差既退於黃池乃使王孫苟告勞於周曰

昔者楚人為不道不承共王事以遠我一二兄弟之
國吾先君闔廬不貫世不忍被甲帶劍挺鉞披摺進
鐸以與楚昭王毒逐於中原柏舉天舍其衷楚師敗
績王去其國遂至於郢王總其百執事以奉其社稷

葦笠備雨器
也相望言不
避者兩還者
言齊師敗而
還不稔於歲
言伐齊之明
年不至干穀
熟而復出師
也
指子期篡立
事

之祭其父子昆弟不相能夫槩王作亂是以復歸於
吳今齊侯任不鑒於楚又不承共王命以遠我一二
兄弟之國夫差不貫不忍被甲帶劍挺鉞摺鐸遵汶
伐博葦笠相望於艾陵天舍其衷齊師還夫差豈敢
自多文武實舍其衷歸不稔於歲余公江沂淮闕溝
深水出於商魯之間以徹於兄弟之國夫差克有成
事敢使苟告於下執事周王答曰苟伯父命女來明
紹享余一人若余嘉之昔周室逢天之降禍遭民之
不祥余心豈忘憂卹不唯下土之不康靖今伯父曰

國語
哀公

戮力同德。伯父若能然。余一人兼受。而介福。伯父多歷年。以沒元身。伯父秉德已侈大哉。

晉魏多帥師侵衛 即曼多

公此晉魏曼多也。曷為謂之晉魏多。譏二名。二名非禮也。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公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何以書。

記異也 金精埽且置新之象也。端門血書曰。周姬亡。彗東出。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獲麟應有三義。一為周亡之徵。麟者木精。為薪采者所執。蒼姬將亡。故曰記異。二為漢興之瑞。麟赤目。為火侯。木雖生。火侯復燒木。

即漢以火德承周之後。而能滅之。故曰孰為來。三則見孔子將沒之徵。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故曰吾道窮。祖所逮聞。猶曰我但記先人所聞。避制作之害。絕筆于春不書。下三時者。起木絕火旺。制作道備。當接漢也。

公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待言之。大之也。曷為大之。為獲麟大之。曷為為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麋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我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

未知其為是乃作傳者謙不敢斥夫子所為作意也道同者相稱德合者相友故曰樂道堯舜之道求不亦亦就詞聖漢受命而王德如堯舜知孔子為之制作故曰堯舜之知君子侯後聖者侯聖漢也引取之解獲子適猶如

公穀合編卷十三
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為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侯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

國語公穀合編卷十三

國語合編卷十四

樵李徐肇森質可手輯

越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耻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請報之句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君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耻請姑無庸戰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讐臣而思報君之讐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句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

困篋也

少耻也。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不患其志行之少耻也，而患其眾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滅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退也。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退則無耻，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是故敗吳於囿，又敗之於沒，又郊敗之。夫差行成曰：寡人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請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句踐對曰：昔天以越與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予越，越可以無聽天之命。

寡字猶此覆也
大舍也

而聽君之令乎？吾請達王甬句東，吾與君為二君乎？夫差對曰：寡人禮先壹飯矣。君若不忘周室而為弊邑宸宇，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女社稷，滅女宗廟，寡人請死，余何面目以視於天下乎？越君其次也，遂滅吳。

赤米，米之惡者，賈曰：困方

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越大夫種乃倡謀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不可以息也。日臣嘗卜於天，今吳民既罷而大荒薦饑，市無赤米，而困鹿同，空虛其民，必移就蒲贏。

國語合編

卷之四 春秋後

二

音盧一螺

曰

中國國都也

言吳邊鄙雖

遠將不能會

戰

御竟越北鄙

出使出奔也

於東海之濱。天占既兆。人事又見。我蔑卜筮矣。王若
今起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失。悛夫吳之邊鄙遠者罷。
而未至。吳王將耻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
之師與我戰。若事幸而從我。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
將不能之會也。已。吾用禦兒臨之。吳王若慍而又戰。
幸遂可出。若不戰而結成。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越王
曰。善哉。乃大戒師。將伐吳。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句
踐問焉。曰。吳國為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為平原。
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

也。博取取貢賦

既具。無以行之。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辭曰。不知。王
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博取於諸侯。敢問君
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
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
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
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
其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
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
善之。吾修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

國語合編 卷十四
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
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
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
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
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
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猶。未。
可。以。戰。也。夫。戰。知。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
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
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

越王句踐乃召五大夫曰吳為不道求殘吾社稷宗
廟以為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
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
孤矣敢訪諸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句踐願諸大夫言
之皆以情告無阿孤孤將以舉大事大夫舌庸乃進
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大夫苦成進對曰審
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
戰乎王曰辨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
巧大夫臯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王

巧謂審聲不
可攻人也聲

備謂審備

聖通也

苦成進對

苦成進對

鐘鼓進退之聲
不審謂欺詐

閉陽開陰示
幽也
禮憂者側席而坐

乃命有司大令於國曰。苟任戎者。皆造於國門之外。王乃令於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告孤不審。將為戮。不利過及五日。必審之。過五日。道將不行。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去笄。側席而坐。不埽。王背檐簷同而立。大夫向檐。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修。內有辱於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

謂通行賂以亂軍

六十曰耆七十曰老

出外政。無入。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埽。王乃之壇。列鼓而行之。至於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以環。填通相問也。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於禦兒。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此淫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者。老而子為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為

接和上下皆和也或云疑地名既上下皆和不應猶

我禮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於軍曰有眩瞽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瞽之疾其歸若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于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接蘇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志行不果於是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

有志行不果者處止也

江松江去吳五十里即內傳笠澤私卒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猶吳所謂賢良齊所謂士也

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於是吳王起師軍於江北越王軍於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為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

國語卷之六 春秋後

三戰三捷也
沒也郊也

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沒。又郊敗之。三戰三北。乃至於吳。越師遂入吳國。圍王宮。吳王懼。使人行成曰。昔不穀先委制於越君。君告孤請成。男女服從。孤無奈。越之先君何畏天之不祥。不敢絕祀。許君成。以至於今。今孤不道。得罪於君王。君王以親辱於孤之弊邑。孤敢請成。男女服為臣御。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乃不許成。因使人告於吳王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不長。王其無死。民

甬句東海
口外洲

生於地上。寓也。其與幾何。寡人其達王於甬句。鉤東。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差辭曰。天既降禍於吳國。不在前後。當孤之身。實失宗廟社稷。凡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矣。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死。使人說於子胥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遂自殺。越滅吳。上征上國。宋鄭魯衛陳蔡執玉之君皆入朝。夫唯能下其羣臣。以集其謀。故也。

越王句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諫曰。夫國

國語全編 卷之四 春秋後

與天法天也
與人取人之
心也與地法
地也
陽盛則損日
滿則虧故不
溢

靡積也

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王曰為三者奈何范
蠡對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不
問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
功夫聖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為人客人
事不起弗為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
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為人客人事不起而創為
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王若行之將妨於國家
靡王躬身王弗聽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
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於人

始以伐人人
終害之
二言陰謀淫
佚也
五湖今太湖

已在傾危故
先問與人

者人之所卒也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
利王曰無是貳言也吾已斷之矣果興師而伐吳戰
於五湖不勝棲於會稽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不用
子之言以至於此為之奈何范蠡對曰君王其忘之
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與人
奈何范蠡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
不已又身與之市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
請士女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
器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

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吳人許諾。王曰。蠡爲我守於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宦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歸反。至於國。王問於范蠡曰。節事奈何。范蠡對曰。節事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爲一。其事不失。生萬物。容畜禽獸。然後受其名而兼其利。美惡皆成。以養生。時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可彊成。自若以處。以度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

欲更脩政故問節事不失不失時也

若如也自如無妄動也

功謂農穡絲枲之功

三樂三時之務使之勤事樂業也種和也

德爵賞虐斬伐及黜辱也

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開闢。府倉實。民衆殷。無曠其衆。以爲亂。梯時將有反。事將有閒。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無閒。時無反。則撫民保教。以須之。王曰。不穀之國家。蠡之國家也。蠡其圖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時節三樂。不亂民功。不逆天時。五穀稴六孰。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內。敵國之制。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彊而不剛。德虐之行。因以爲常。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因人。聖人因

國語合編 卷之五 春秋後

形見也見其
吉凶之象聖
人因吉凶以
誅賞不反不
復反敵家也

那於也

考成也天未
成越當守天
時有奪與而復

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是。故。戰。勝。而
不。報。取。地。而。不。反。兵。勝。於。外。福。生。於。內。用。力。甚。少。而
名。聲。章。明。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為。之。
越語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先。人。就。世。不。穀。卽。位。吾
年。既。少。未。有。恒。常。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
圖。唯。舟。與。車。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那。不
穀。亦。又。甚。焉。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范。蠡。對。曰。未。可
也。蠡。聞。之。上。帝。不。考。時。反。自。守。疆。索。者。不。祥。得。時。不
成。反。受。其。殃。失。德。滅。名。汙古流走。死。亡。有。奪。有。予。有

奪也。有子。天
所授也。不子
天所去也。

反國五年。魯
哀公十年也。

不。予。王。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
又。將。未。可。知。也。王。曰。諾。

越語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

也。今。吳。王。淫。於。樂。而。忘。其。百。姓。亂。民。功。逆。天。時。信。讒
喜。優。憎。輔。遠。弼。聖。人。不。出。忠。臣。解。骨。皆。曲。相。御。莫。適
相。非。上。下。相。偷。其。可。乎。范。蠡。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
也。王。姑。待。之。王。曰。諾。

越語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
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范。蠡。對

雜猶俱也謂
俱受其害

新新穀也

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為之征。其事是以不成。
雜受其刑。王姑待之。王曰諾。
越語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
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范蠡對曰。天應至矣。
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
穀耶。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
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
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
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

伐吳猶是危
事。示不以吳為
念。

九月為玄。謂
哀公十六年
九月至十七
年三月也。

不忍其忿也
許之許其職

力。致其死。猶尚始。王其且馳騁。戈獵無至。禽荒宮中。
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彼其上。將
薄其德。民將盡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
天地之殛。王姑待之。
越語至於玄月。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觥飯不
及。壺殮。今歲晚矣。子將奈何。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
臣固將謁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
之。唯恐弗及。王曰諾。遂興師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
之。出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謀

明謂日月盛
滿微謂虧損
薄食法其明
以進取行其
微以隱遁
後後動先先
動也後雖用
陰毋太舒先
雖用陽無太
顯往從其所

之廟廊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弗許也。臣聞之。得時
無怠時不再來。天子不取。反為之災。羸縮轉化。後將
悔之。天節固然。唯謀不遷。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聞
古之善用兵者。羸縮以為常。四時以為紀。無過天極。
究數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為常。明者以為法。微者
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古
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
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
無執。往從其所。剛彊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彼來

者行軍用人
之道。因敵為
制。不預設也。

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
之饑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宜
為人客。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為人
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凡陳之道。設
右以為牝。益左以為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
究。今其來也。剛彊而力疾。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
居軍三年。吳師自潰。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
姑蘇。使王孫雄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
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

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爲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俞卑，禮俞尊。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弗許，其事將易冀已。王曰：吾欲弗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

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爲虐，助天爲虐者不祥。今吾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爲虐，不忌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黿鼉魚鱉之與處，而鼃黽混之與同階，余雖覲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譏諷者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將助天爲虐，助天爲虐不祥。雄請反辭於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使

謂以辭言越

春秋後

越滅吳置酒
文臺羣臣爲
樂文種祝越
王之詞曰王
不忘臣臣敢
盡力二語可
憐免死易盡
之悲隱然言
外

執事之人得罪於子。使者辭反。范蠡不報於王。擊鼓
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反
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國
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
爲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
臣所以不死者。爲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
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
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
爲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

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蠡之
狀。而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者
以爲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
沒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楚語 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文子辭曰。梁險而在北境。

懼子孫之有貳者也。夫事君無憾。憾則懼。偏則懼。
貳夫盈而不偏。憾而不貳者。臣能自壽也。不知其它。
縱臣而得以其首領。以沒懼子孫之險。而乏
臣之祀也。王曰。子之仁。不忘子孫。施及楚國。敢不從。

宅子孫也

子與之魯陽

楚語子西使人召王孫勝沈諸梁聞之見子西曰聞子
召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曰吾聞之勝
直而剛欲寘之境子高曰不可其爲人也展而不信
愛而不仁詐而不知毅而不勇直而不衷周而不淑
復言而不謀身展也愛而不謀長不仁也以謀蓋人
詐也彊忍犯義毅也直而不顧不衷也周言棄德不
淑也是六德者皆有其華而不實者將焉用之彼其
父爲戮於楚其心又狷而不潔若其狷也不忘舊怨

造怨如貴無
極之徒

脩其報怨之
心

父死而怨故
有術也司馬
子期也

而不以潔悛德思報怨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
展也足以復之其詐也足以謀之其直也足以帥之
其周也足以蓋之其不潔也足以行之而加之以不
仁奉之以不義蔑不克矣夫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
若來而無寵速其怒也若其寵之毅貪而無厭既而
得入而曜以大利不仁以長之思舊怨以修其心苟
國有釁必不居矣非子職之其誰乎彼將思舊怨而
欲大寵動而得人怨而有術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余
愛子與司馬故不敢不言子胥曰德其忘怨乎余善

國語

卷之四 春秋後

七

之夫乃其寧。子高曰：不然。吾聞之曰：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偏。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則偏。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懼有惡焉。欲惡怨偏。所以生詐謀也。子將若何。若召而下之。將戚而懼。爲之上者。將怒而怨。詐謀之心。無所靖矣。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乎。夫誰無疾。肯能者蚤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肯也。爲之關籥蕃。

齊胡公靖虐
馬繻馬繻殺
水胡公之貝

籬而遠備。閑之。猶恐其至也。是以爲日惕。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狼子野心。怨賊之人。其又可善乎。若子不我信。盍求若敖氏與子干子皙之族而近之。安用勝也。其能幾何。昔齊騶馬繻以胡公入於貝水。邴歆閭職戕懿公於囿竹。晉長魚矯殺三郤於榭。魯圍人犂殺子般於次。夫是誰之故也。非唯舊怨乎。是皆子所聞也。人之求多聞善敗以鑑戒也。今子聞而棄之。猶蒙耳也。吾語子何益。吾知逃而已。子西笑曰：子之尚勝也。不從。遂使爲白公子。高以疾閒居。

國語合編 卷十四 春秋

于蔡及白公之亂。子西子期死。葉公聞之曰。吾怨葉。葉吾言而德其治。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王之業者。夫子也。以小怨寘大德。憂不義也。將入殺之。帥方城之外以入。殺白公而定王室。葬二子之族。

左人中人翟

語趙襄子使穉穆子伐翟。勝左人中人。遽人來告。襄

子將食。尋飯有恐色。侍者曰。狗之事大矣。而主色不怡。何也。襄子曰。吾聞之。德不純而福祿並至。謂之幸。

誰和也言唯
有德以福祿
為和樂

夫幸非福。非德不當。雖不為幸。吾是以懼。

語宣子將以瑤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

也。狼對曰。宵之狼在面。瑤之狼在心。心狼敗國。面狼不害。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知宗必滅。弗聽。知果別族于太史。為輔氏。及知氏之亡。唯輔果在。
語知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生

國語卷之四

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

亡

晉還自衛三卿宴於監臺知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

規知伯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曰難將繇我

我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異於是夫卻氏有車轅之

難趙有孟姬之讒欒有叔祁之愬范中行有函冶之

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

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

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弗

知襄子伐鄭
自衛還
段規魏相子
之相

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夫誰不可喜而誰不可

懼螭蟻蠹皆能害人況君相乎弗聽自是五年乃

有晉陽之難段規反首難而殺知伯于師遂滅知氏

晉晉陽之圍張談曰先主為重器也為國家之難盍

姑無愛寶於諸侯乎襄子曰吾無使也張談曰地也

可襄子曰吾不幸有疾不夷於先子不德而賄夫地

也求飲吾欲是養而干吾祿也吾不與皆斃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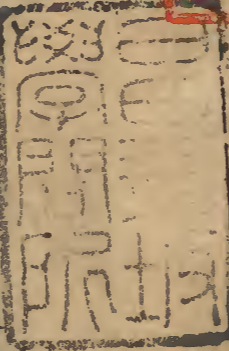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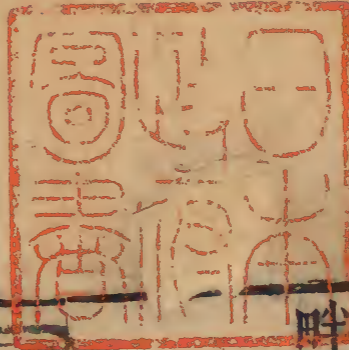
子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

罷民力以完之又難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

春秋後

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餓矣。乃走晉陽。晉師圍而灌之。沈竈產蠹，民無

畔意。



國語合編卷之十四 終

文化丙寅

